



中国经典名著

张文祥刺马案

(上)

〔清〕平江不肖生 著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一回 论戒律金罗汉传道 治虚弱陆神童拜师 1
- 第二回 访名师叹此身孤独 思往事慰长途寂寞 . . . 12
- 第三回 值佳节借宿入丛林 度中秋赏月逢冤鬼 . . . 19
- 第四回 遇出家为窥秘密事 思探险因陷虎狼居 . . . 26
- 第五回 破屋瓦救星来月下 探莲台冤鬼泣神前 . . . 34
- 第六回 坐渡船妖僧治恶病 下毒药逆子受天刑 . . . 41
- 第七回 遭灾劫妖道搭天桥 发慈悲剑仙授密计 . . . 56
- 第八回 解毒蟒大扰台祭神 除凶僧小豪杰定策 . . . 64
- 第九回 常德庆中途修宿怨 陈继志总角逞英雄 . . . 72
- 第十回 游郊野中途逢贼秃 入佛寺半夜会淫魔 . . . 84
- 第十一回 宾朋肆应仗义疏财 湖海飘流浮家泛 . . . 99
- 第十三回 求放心杨从化削发 失守地马心仪遭 . . 115
- 第十四回 谋出路施四走山东 离老巢郑时来湖 . . 129
- 第十五回 识芳踪水滨闻絮语 传盗警烛下睹新 . . 137
- 第十六回 盟弟兄同日结良缘 四呆子信口谈官 . . 146
- 第十七回 敞寿诞六姨太定计 营淫窟马心仪诱 . . 155
- 第十八回 马心仪白昼宣淫 张文祥长街遇侠 . . . 166
- 第十九回 狗碰狗三狗齐受劫 人对人一人小遭 . . 179
- 第二十回 夺饭碗老英雄逞奇能 造文书马巡抚 . . 185

第一回 论戒律金罗汉传道 治虚弱陆神童拜师

话说正在和周季容说话，猛听得山上是那里大喊了一声。那声音一到柳迟耳里，便听得出是他师傅吕宣良的腔调，当即随口应道：“是弟子亲眼看见的。”蓝辛石、周季容都愕然问道：“谁呢？”柳迟还不曾回答，吕宣良已在飞来石上笑道：“不是别人，是你师傅的老朋友。承你师傅的盛情，上次救了小徒弟的难，并承他教小徒带信给我，小徒虽到此刻才会见我。然他说的那些话，我早已知道了。我也托你两位回去拜上你的师傅，以开谛和尚那么高的道行，尚且不敢以开派祖自居，须知不是本领够不上、当开派祖的，得享千秋万世的香火，没有那么大福分的人，尽管神通广大，法力无边，也当不了开派祖，这便是我对他的忠告。至于我那个不守戒律的徒弟，只等到他自己的恶贯满盈，我自会去收拾他，决不姑息，”在这说话的时候，天光已经亮了。周季容知道这老头是吕宣良，连声应“是”，不敢回答甚么话。

蓝辛石生就的苗蛮性质，半生在苗峒里受人推崇敬服惯了，养成一种目空一切的脾气。除了他师傅方绍德而外，无论甚么人，他都不看在眼里。此时见吕宣良说出来的话，隐含着讥讽他师傅的意味，哪里按捺得住火性，即瞪了吕宣良一眼，说道：“既与我师傅是老朋友，我师傅没有当开派祖的福分，何不去当面直说，却要托我们呢？”吕宣良绝不惊疑的打着哈哈，笑道：“这个不当面去直说，却



要托你们转说的道理，你是个被妖精吸去了元阳不能得你师傅真传的人，如何能知道？只可惜你没福分做我的徒弟，我不便教给你，你还是回峒里去向你师傅请教罢。你不妨当着你师傅骂我不懂理，不应该拿着骂师傅的话，托徒弟去说。”蓝辛石听了吕宣良这话，心想：我师傅不是也曾拿着责备吕宣良的话，托柳迟去说吗？吕宣良这番话，分明就是骂我师傅不懂道理。这老东西说话真可恶，偏巧我今日不曾带得大砍刀来，若带了那刀在身边，从这老东西背后冷不妨劈他一下，怕不劈得这葫芦头脑浆迸裂。蓝辛石心里才这般一想，吕宣良似乎已明白了他的心事，目不转睛的望着他，笑道：“你那把大砍刀，可惜那夜被妖精劈成一个大缺口，于是只能称为大缺刀，不能称为大砍刀了。”蓝辛石听了，不由得大惊失色，暗想：那夜劈妖精将刀劈成大缺口的事，除我自己而外，甚么人也不知道。并且事已相隔二十来年了，他竟如亲眼看见的一样，神通果是不小。

原来蓝辛石在未遇见方绍德以前，因贪捉虾蟆遇见那个妇妖的事，对方绍德只述了一半情形，方绍德即已知道他的元阳就是被那妖精吸去了。蓝辛石心里一着急，便没将结局的情形述出来。实在那夜见那妖精之后，蓝辛石虽明知不是人家女子，然因为生得太娇艳了，一时心猿意马，委实有些把持不住。那女子又柔情软语的与蓝辛石纠缠，蓝辛石一则仗着自己的胆力，不知道畏惧，二则也不舍得决然撇了那女子就跑。那女子见蓝辛石虽拔出刀来厉声叱喝，然眼光并没露凶杀之气，知道已动怜惜之念，当即立住脚不再追前，只用极风骚的态度，瞟了蓝辛石一眼，笑



道：“何必使出这们凶恶的嘴脸来做甚么呢？你欢喜吃虾蟆，我将家里养的虾蟆送给你吃，难道还对你不起吗？我向你讨酬谢，论情理是应该的。你便不讲情理，不酬谢我也就罢了，为甚么还要对我这们儿凶恶呢？”蓝辛石道：“这山峒里的虾蟆，近三天果是比平日多些，但是从没听人说过有家里养虾蟆的。并且我与你素不相识，即算你家里养虾蟆，为甚么无端送给我吃，这事也太不近情理了。”那女子笑道：“我为的就是要得你的酬谢，你不相信，不妨同去我家里瞧瞧，看是不是养了许多的虾蟆？”那时蓝辛石的年纪轻，胆气壮，好奇的心更切。经这些软语一说，早把那拔刀叱喝的勇气收歇了，改换了客气些儿的声调，问道：“你家住在哪里？离此地有多远的路？”那女子伸手向一座高山说道：“没有多远，就在那山腰里面。你若果是名不虚传的好汉，要走就走，不用迟疑。”蓝辛石果然不肯示弱，左手拾起火把，右手握着大砍刀，教女子在前引导，自己步步留神的跟在后面走。

一会儿，走到了山底下，看那山很陡峻，并没有上山的道路，攀藤拊葛的爬上去。才爬了几步，布袋就被树枝挂落了。再爬了几步，火把也熄了。刚爬到一片略为平坦些儿的地方，见女子在前面不动，仿佛爬得疲乏了，立住歇息歇息的样子。蓝辛石忽然心里一动，觉得今夜凶多吉少，火把又熄了，天上仅有一点儿星光，十步之外，便看不清人物。万一这女子不怀好意，我的性命不怕断送在她手里吗？古语说的好：“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”这女子只怕是活该要死在我的大砍刀之下，此时她偏背着我立住不动，我再不动手，更待何时？蓝辛石杀心一动，随手



就举起大砍刀，对准那女子的后脑，用尽平生之力劈将下去。只听得咔嚓一声响，眼前火星乱迸，大砍刀飞了起来，把虎口都震开了，那里还握得住刀柄呢？险些儿被飞回来的刀背，倒劈开了自己的额头。不禁大叫了声“哎呀，”大砍刀已脱手从头上飞落到山下去了。蓝辛石掉转身便跑，却忘记了自己爬上了极险峻的山。只一失脚，即骨碌碌滚下山来，幸亏他的皮粗肉糙，又还爬的不高，不曾滚伤身体，从山底下没命的逃回家。次日，白天才敢出来。仍到那山下寻刀找布袋，寻着那刀看时，已砍了一个半寸多深、二寸来长的大缺口。心想：这妖精真厉害，怎的有这们硬的后脑？回想昨夜上山的情形，再依样爬到平坦的所在一看，只见一块五尺来高的大石碑，竖在那里，碑顶被劈去了一角，正是刀缺口那般大小。

蓝辛石因这是自己失面子的事情，从来不肯向人漏出半个字。就是在无可掩饰的时候，对方绍德说起来，也还不愿意尽情吐露。他自以为除了他自己，是再无人知道的。今忽然听吕宣良若不经意的就道了出来，更在他正转念头，想拿大砍刀照样劈吕宣良后脑的时候，安得而不大惊失色呢？蓝辛石生性虽蛮，然遇了这种时候，也就不敢再倔强了。只是要他伏低就下，反向吕宣良说陪礼的话，却又不愿，心想：大师兄托我收拾尸骨的事，既已办了，何不趁早回去，要站在这里受他的形容挖苦。当即拉了周季容一下，掉转身往山下便跑。周季容不知为着甚么，也只得跟着就跑，吕宣良也不呼唤，也不追赶，望着二人跑的远了，才回头向柳迟说道：“你这一年来的进境很好，你生成只有修道的缘分，妻财子禄都与你无缘。你这回为娶



妻的事去新宁，你表妹才被鬼缠，你自己才落陷阱。落陷阱之后，接着就听得犯淫戒，谋自尽的话。这都是可以使你醒悟的地方，而你却糊里糊涂的经过了，当时心里并未加以思索，直到今早亲眼看见了犯淫的结果，你心中才有些感觉。若不使你有这回的经历，将来一犯淫戒，便难免不堕落，这是修道人最大的关头，所以必须你自己澈悟。我约你到这里来，为的就是这事。你于今已明白了，我再传你修炼的诀窍。”当下柳迟就在飞来石下拜受指教。修炼只在得诀，诀窍只在名师指点。三言两语，一经道破，豁然贯通。

吕亘良传授了诀窍，说道：“方绍德想做峨嵋派的开派祖。他定的戒律，第一条，是不许干预国家大事。这条就没有道理，我们修道的人有什么国？有什么家？只问这事应干预不应干预，不能说谁的事就可以干预，谁的事不可以干预，即如现在就有一桩事，若依照方绍德定的戒律，是不能干预的，而我却不能不管。不过这事我暂时不能露面，就是清虚门下诸弟子，也有不便之处。你初到我们门下，不曾出外交游，外面认识你的人少，惟有差你去较为妥当。你附耳过来，我教你几句话。”柳迟忙凑近身去，吕宣良低声叮嘱了一番，柳迟连称遵命。师徒二人即此分别。柳迟自遵着吕宣良附耳叮咛的话，干那方绍德所定戒律不许干顶的事去了。

毕竟那事是甚么事呢？后文自有交待。

于今且说那个与诸位看官们久远了的陆凤阳，他自从在浏阳人帮里当队长，为争赵家坪被平江人打伤之后，幸遇常德庆替他治好了伤，并留药替一般受了伤的浏阳人都



治好了。陆凤阳和众浏阳人都日夜思量如何报仇雪恨。只是平浏两县人为赵家坪争斗的事，一年照例一次。这一年争斗输了，只得吞声忍气，以待来年。这一年中，在平、浏两县参加战团的人，原没有甚么准备，就只忙煞了常德庆。常德庆当日对陆凤阳说是江西抚州人，并说我本来不会多管这些不关己的事，那都是临时随口说出来掩饰他自己行藏的话。其实，他们崆峒派与昆仑派久成水火。常德庆这回来替浏阳帮治伤，原是已知道此次的争斗，有昆仑派人出头，帮平江人助阵，正有意借此在暗中帮助浏阳人，使昆仑派人栽一个跟头，消消积怨。不料就因留药治伤的事，一时传遍远近，杨天池当时就得了这个消息。知道崆峒派的人久已存心报怨，这种替浏阳人治伤的举动不是偶然的。

杨天池此时虽也有些失悔不该鲁莽助阵，无端替平江人结下这一场仇怨，更惹出崆峒派的人来。然一时失检，已弄成了这们一个局面，在势万不能就此罢休。并且两派人因彼此都不服这一口气，谁也不肯退让半点。从来不问所争执的事由大小，都不过只借这点儿事做引子，究其实，平、浏两县争赵家坪，与两派有何关系？为的只要借这争赵家坪做引子。所以，两方都尽办准备。以前两派的人虽常有争斗，崆峒派因势力较小，被昆仑派压抑的次数太多了，要借这回的事，大举与昆仑派拼个强存弱亡。无奈本派的势力既小，明知就拼着不要性命，也决斗不过昆仑派的人多势大，只得求助于昆仑以外修道的人。崆峒派为首的，是杨赞化兄弟。昆仑派为首的，是笑道人。笑道人探明了杨赞化兄弟的举动，曾邀集同道，准备与崆峒派人较



量。柳迟初次在清虚观所见的情形，便是昆仑派人将要出发与崆峒派人厮杀了。杨天池送柳迟走后，两派人已决斗了一次，毕竟仍是崆峒派斗输了。只是笑道人因为忽略了一点儿，被杨赞廷一剑掠去了头巾，几乎连头顶皮都削了。所以吕宣良在柳迟家与笑道人相遇，说出那几句不伦不类的话。杨赞化兄弟求助外人，一时没有愿意无端与昆仑派人为仇的。崆峒派人只得大家勉强暂将一腔无穷的怨气接纳住，等待报复的机缘。不过他们两派虽格于形势，不能真个大举出头露面，一边帮平江人相杀，一边帮浏阳人相打。然平、浏两县的人，并不因两派不出来相帮，便停止每年在赵家坪的例斗。只是那种蛮争独斗的胜负，既无两派人夹杂其中，便不与义侠传相干了。惟有陆凤阳的儿子陆小青，与本书中好几个义侠生了关系。要写杨天池骨肉团圆，胡舜华兄妹见面，都不能不先从他下手写起来。

陆小青在八岁的时候，因在鸦片烟馆里对对子，一般人都称他为神童，后来读书越发肯猛勇精进了。只是当孩童的时候，知识开的太早，又加以刻苦读书，陆凤阳是个一句书不曾读过的农人，只知道想望儿子多读书早发迹，替家族争光，哪里知道孩童身体发育未完全，脑力用的过度，呆坐不运动的时间过久，于身体大有妨碍的道理。因此陆小青读到十二岁的这一年，书是读的不少，文字也都能得地方上有名的文人学士推许，但是身体就瘦弱得不成个模样了，年龄才十二岁，背也弯了，眼也花了。步行两三里路，就走得气吁气喘，满身是汗，还一阵阵的头眼发昏。寻常孩童嘻笑跳踉的举动，从来不曾有过一次。陆凤阳夫妇这才着急起来，不敢再教陆小青读书了，每日逼着



他和左邻右舍年龄相等的孩童玩耍。只是无论甚么玩耍的事，在寻常孩童觉得极有趣味，极可笑乐的勾当，总引不起陆小青的兴趣。陆凤阳以为邻居家孩童不曾读书，没有知识，自己儿子瞧不起他们。不愿在一块儿玩耍。

因此他们以为有趣味可笑乐的事，引不起自己儿子的兴趣，仗着家中殷实，将地方上的读书人，平日与陆小青说得来的，卑词厚礼迎接到家里来住着，陪伴陆小青，殷勤拜托这些人，想方设法引陆小青快乐。以为陆小青心里一舒畅，再加以起居有时，饮食有节的调养，身体就可望日渐强壮了。谁知身体已经衰弱的人，凡事振不起精神，如何能凭空使他的胸襟舒畅？谈笑的时间太多了，反伤了他的神。陆凤阳将陆小青这个儿子，看得比甚么宝贝还贵重。是这们一来，只急得陆凤阳夫妇求神拜佛，恨不能折减自己的寿数，使陆小青多活几年。无如家族的人都说，只有子女请折减寿数给父母的，没有父母折减寿数给子女的。若这们求神，必反使子女受折磨。陆凤阳夫妇无奈，只好遍求名医，给药陆小青吃。药只能治病，像陆小青这样的虚弱身体，服药也没有效验。陆凤阳急到无可奈何的时候，忽发一种奇想，教人写若干张招帖，张贴繁华市镇，招帖中写出陆小青的体格症候，以及致病的原因，招请能医治的人，如医治好了，敬谢白银一千两。这招帖贴出去，本想得这一千两银子的医生很多，但和陆小青谈论一番，就被陆小青拒绝诊治了。因说出来的治法，与以前所延请的名医治法，都仿佛相似，都说是童子痨的病症。不到几个月，远近的医生以及江湖上的术士，都来尝试过了。陆凤阳夫妇至此也已绝望了。



这日，忽然来了一个年约五十多岁的人。身上行装打扮，背上驮一个不甚大的包袱，相貌很端正，却没有惊人出色之处、说话长沙口音。进门向陆家的人说：“特来替陆小青治病的，要见陆凤阳。”陆家人打量这人的手脚极粗，不像个做医生的，心里已存了个瞧不起的念头。然东家既有招帖在外，不能不立时报给陆凤阳知道。陆凤阳在受了伤神智昏迷的时候，能看得出常德庆是个异人，总算是有些胸襟有些眼力的。听报走出来招待，看这人果不像是个做医生的，然也不像是江湖上行术的，面目透些慈善之气，仿佛一个做小本生意的人。陆家自发出那种招帖以来，无日不有专替阎王做勾魂使者的医生上门。陆凤阳初时忙着招待，以为重赏之下。必有能人。后来渐渐把那些应招医生的伎俩看穿了，招待也不愿意殷勤了。平日应招而来的医生，多是不骑马便坐轿，做出很有身价的样子来。陆家开发轿马费的钱，都不知用了多少，从没有像这人步行自驮包袱的。因此陆家的人，更瞧不起。陆凤阳只远远的立着，向来人抱拳说道：“听说老哥是特来替小儿治病的，感激之至，请进来赐教。”来人却很谦和的答礼，到里面分宾主坐定。

来人先开口道：“我姓罗，名春霖，住在长沙。从来并不懂得医道，不能替人治病。”陆凤阳听到这里，忍不住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老哥既不懂医道，不能替人治病，又何必劳步，远道赐临呢？”罗春霖点头道：“是，我本不能来应招的。不过我细看那招帖上写出来的得病原因，疑惑老先生的少爷不是害病。若不是害病，是因年轻用功过度，妨碍身体的发育，以致虚弱得奄奄一息，和害了重



病的一样，我倒有方法能使他强壮。”陆凤阳听了，又不由得欢喜起来，忙立起身作揖道：“小儿正是因用功过度，将身体累的虚弱了，一般医生都说是甚么童子痲，用药却又毫不见效，老哥说不是害病，只怕果然不是害病，我就教小儿出来，请老哥瞧瞧。”罗春霖应是。陆凤阳随即起身将陆小青带了出来。

此时的陆小青，年纪虽只十三岁，颓唐萎弱的样子，比六七十岁的老翁还厉害。浑身上下，瘦刮不到四两肉。脸上如白纸一般，不但没有血色，并带些青黑之气。两眼陷落下去，望去就和土里挖出来的骷髅一般。嘴唇枯燥，和面庞同色。罗春霖起身握住陆小青的手，周身看了几眼，笑道：“我猜度不是害病，真个不出我所料。”陆凤阳问道：“老哥何以看得不是害病呢？不是已显出许多病症出来了吗！”罗春霖摇头道：“身体有强有弱，身体弱的不见得都有病。他这显出来的症候，是身体虚弱的人应该有的，不是病症，可以从他身上三处地方看出来。第一，他的两眼虽然陷落，眼光的神并没有散，这种昏花，与老年人的两眼昏花不同。老年人是由内亏损，他这是由外蒙蔽，容易治得好的。第二，他的嘴唇虽枯燥没有血色，然人中不吊不欠，平时口不张开。若是童子痲，便免不了有那些败像。第三，他的两只耳根丰润。像他们瘦弱的人，若是真病到了这一步，两耳根早应干得不成个样子了，哪有这们丰润的。”

陆凤阳听了，仔细看所指出来的三处，只喜得开口笑的合不拢来，也不说甚么，掉转身向着里面就跑，同着一个五十来岁的妇人出来，向罗春霖介绍道：“这是敝内，



可怜他望儿子病好的心，比我还急切，难得今日遇见老哥，确是我夫妇的救星。老哥这般高论，我夫妇从来没听过，我听了欢喜得甚么似的，也使我内人欢喜欢喜，他也实在着急的够了。”罗春霖对陈凤阳的妇人说道：“令郎的身体，已虚弱到极处了，若从此永不服药，安分随缘的过下去，倒不要紧，不过不能望他强壮罢了。如群医杂进，百药纷投，无论所服的怎样，尽管都是极王道的药，至多也不能再延三年的寿命。”陆凤阳问道：“不服药将怎生治法呢？”罗春霖道：“我的治法很平常，也不是十天，半月可望有效。好在不服药，就收效稍迟，也毋庸置疑。于今要说我的治法，须先把我的家世说出来。”

“我先父在日，在长沙也颇有点声名。先父的名字，是有字底下一个才字。”陆凤阳不待罗春霖说下去，即截住问道：“是不是往年押解饷银的罗老英雄呢？”罗春霖起身应“是。”陆凤阳大笑道：“他老人家真是威名远震的老英雄，我虽无缘会见他老人家。然我有一家亲戚，住在长沙凤凰台，我每年到长沙，必到舍亲家居住。那罗老英雄也住在离凤凰台不远，我所以时常听得舍亲说起他老人家的事，可惜他老人家已去世有好多年了。我记得他老人家告老的那年，饷银才到罗山，就闹出了乱子，押饷的兵士，还有些被强盗捉去了。可见得他老人家的本领，实在了得。”罗春霖道：“先父的武艺，固是少有人赶得上。然他老人家按摩推拿的手段，更是绝技，独得异人的传授。于今除传了我而外，可断言全国没有第二个知道的人。这种按摩推拿的法子，有起死回生的神效，令郎的身体就用我这独得的方法，包管一年之内，使他强壮。不过，令郎



须得拜我门下做徒弟，不是我好为人师，只因令郎的天分太高，非拜在我门下，我犯不着容易给他知道了我秘传的手法。”不知陆凤阳夫妇怎生回答？且待下回再说。

第二回 访名师叹此身孤独 思往事慰长途寂寞

话说陆凤阳见罗春霖要收陆小青做弟，才肯替陆小青治病。心想：我儿子经过多少名医诊治，都没有效验，并且都说已成了不治之症。眼见得是离天上远，离地下近了，只要可以延长儿子的寿命，莫说要拜他为师，便是要给他做义子都可以。陆凤阳心里正这们打算，他妻子已开口向他说道：“拜师是好事，也是很容易的事。不过我曾听说有徒弟要伺候师傅，无论师傅到甚么地方去，徒弟都得跟着同走。不知道这位罗师傅收徒弟，是不是这般规矩？”陆凤阳还没回答，罗春霖已笑着摇头道：“我收徒弟没有这种规矩。我父亲一生没有第二个徒弟，所有艺业仅传我一人。我今年五十岁，也还不曾收得一个徒弟。大凡一种绝艺传人，非得有缘的不可。每有从中年就到处物色有缘的徒弟，一直到八九十岁临终才得着的。也有至死不遇有缘人的。令郎能传我的艺业，是令郎的缘分，于我并无好处。我在长沙若肯胡乱收徒弟，到此刻就没有一千，也有八百个了。我于今替令郎按摩推拿，一年半载之后，使他的身体与寻常年龄相等的人差不多了，才可渐渐传他的艺业。”陆小青听了罗春霖的话，不待陆凤阳夫妇开口，就双膝向罗春霖跪下叩头，口称师傅，说道：“既蒙师傅救



我的命，又传我的艺业，真是恩同再造。就教我伺候一生，也是应该的，无不情愿。”罗春霖欣然扶起陆小青来。

从此，罗春霖就在陆家住着。陆小青无论吃喝什么东西，都得由罗春霖察看仔细，限定分量，一些儿不许过多，也一些儿不许过少。初时，每日早晚替陆小青按摩两次。平日陆小青夜间苦睡不着，现在经罗春霖一按摩，每次不待摩遍全身，就呼呼的发出鼾声，极甜美的睡着了。每夜必俟陆小青按摩得睡着了，罗春霖才睡。恰好睡到天光一亮，罗春霖就起来替陆小青按摩。按摩的手段，仿佛魔术。分明精神抖擞眼睁睁睡不着的人，经他一按摩，就自然睡着了。疲倦到了极点昏昏欲睡的人，经他一按摩，顷刻之间，便见精神焕发，无纤微睡意。陆小青夜间被他按摩得睡着了，天明非待他按摩不醒来。是这般调治了一个月，陆小青的食量也增加了。遇着有趣味的事，或听了有趣味的話，也觉着高兴了。罗春霖才传他几下拳脚工夫。这种治疗虚弱的方法真妙，只有一年多的时间，陆小青已变成一个极精干极活泼的青年了。陆凤阳夫妇感激罗春霖自不待说，只是陆小青坚弱的身体，经罗春霖一年工夫就调治的壮健了，而陆凤阳夫妇本来康健的身体，这一年来倒日甚一日的衰弱了。少年人的虚弱有治法，老年人的衰弱无法治，从得病不到半年，夫妇都相继去世了。

陆家世代务农，陆凤阳到中年以后，自己才不打赤脚下田做工了，请了十多个长工，由陆凤阳指挥耕种。若是陆小青不改业读书，陆凤阳夫妇虽死，农事也还能继续下去。既是从小就寝馈在读书里面，对于农事一点儿不知道。年纪又轻，又没有叔伯，这们大农家的门面，当然不



是他所能撑持得住的。陆凤阳夫妇的丧葬一了，陆小青便将田土招佃户耕种，辞退了十多个长工，迎接罗春霖来家，专心一志的练武。这也是合该罗有才的本领应得传人，陆小青刚得了罗春霖的真传，罗春霖就一病死了。陆小青家中虽有些遗产，然因没有妻室，又没有其他骨肉亲人。便懒得在家撑持门面。他从小原是读书望科名发达的，只因身体虚弱之后，与他相关切的人，都力戒他不可再近诗书，罗春霖也不许他再用心思脑力。在书里面受了痛苦的人，又已改变了途径练武，对于诗书文字，自然不愿意再亲近了。科名发达的心思，因此也就没有了。他自有生迄今，终年困守在家，不曾到外面游览过。于今一户热烘烘的人家，转眼就只剩下了他一个孤单的人，在家也太觉得寂寞寡欢。他心想：我从恩师练了这一身武艺，若仍和往日一样，终年拘守家园，不但单身寂寞，生趣全无，并且也太没有出息。曾听恩师说过，欲求艺业精进，必须多与名人逸士交游。所以古时有本领的人，无有不出外求师访友的，我现在娘死父不在，一身无挂碍。一无叔伯兄弟，二无妻室儿女，再不于此时出外求师访友，更待何时？主意既定，便将陆凤阳遗传的产业托付一个公正族人经管，独自带了些盘缠，出门游览。

长沙省城他虽跟着陆凤阳到过几次，不过那时还是在小孩子时代，糊里糊涂的，只知道比浏阳乡下人多，热闹而已。至于常会五方杂处，交通便利的地方，实为奇才异能之士荟萃的场所的道理，是懂得的。并且那时正是沉迷于书，便懂得这道，也不知道去访求请益。这番特地为求师访友出来，所以从家里出门，就直向长沙进发。自他



家到长沙省城，只有二百多里路。若是平坦大道，至多不过三日的程途，只因那一带地方，曲折多山，山路极不易走。寻常人行走起来，总得走四五日。陆小青没有急切到省的心思，只缓缓的随着脚步走去，正是八月间天气，白天还很热燥，行行歇歇，一日只走三四十里山路。遇着清爽些儿的饭店，就停歇不走了。是这般一连走了四日，这日是中秋节了。一面走着，一面心想：今夜是中秋佳节，须捡一家四周风景好的饭店歇下，夜间弄些酒菜赏月。虽在客中，也不可太辜负了良宵。陆个青虽有这般雅致，不过一路走来没有一家风景稍好的饭店，乡下的饭店，必相隔十乡里，才有三五家连在一处，有饭店的地方，便是一个小市镇，一错过了这市镇，又得多行十多里。陆小青在将近黄昏时候不曾落店，再走不到十里，天色便已快要黑了，打算加紧些脚步，赶到前面市镇上，不问四周风景如何，只得歇宿了。正急急的走过一座山岭，忽见山底下有一所很高的庙宇，虽天色已经向晚，看不出房屋的新旧，然那雄壮的形势，是可以看得出来的。庙里钟声梵乐，热闹非常，使人一听就知道庙里正做功德。陆小肯闻到这种声音，不知不觉的触动了他一桩心事。

是一种甚么心事？他想起他父母去世的时候，请了红莲寺十几个和尚做道场。那夜用许多张桌子，搭起一座高台，方丈和尚上台放焰口，不知怎的那台搭的不牢实，方丈和尚止抓着馒头往台下扔的时候，突然“哗喳喳”一声响，高台倾倒下来，方丈和尚已有五六十岁了，那台一倒，大家都吓的大叫起来。以为老和尚倒栽葱跌下，必跌得头破血流，不死必得重伤。谁知在台下年轻的人倒有好几个

